

小 东 方 (四)

姜自力 /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小 东 方

(四)

姜自力 /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东方/姜自力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—7—227—03191—8

I. 小... II. 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5772 号

小东方 (四)

姜自力 著

责任编辑 何克俭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52

字 数 860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227—03191—8

定 价 102.00 元 (全四册)

目 录

第三部 风展红旗(续)

第六十一章	大闹乡政府	(1)
第六十二章	逼儿辞职	(11)
第六十三章	哭笑不得	(23)
第六十四章	生产自救	(31)
第六十五章	打灯苏	(38)
第六十六章	二两香油	(47)
第六十七章	泪洒送别路	(55)
第六十八章	“四不清”家属	(63)
第六十九章	杨信查案	(73)
第七十章	退 赔	(80)
第七十一章	放包袱	(94)
第七十二章	痴 情	(103)
第七十三章	夜过知青点	(116)
第七十四章	桃形碑	(127)
第七十五章	文攻武卫	(138)
第七十六章	梦断风雨桥	(153)
第七十七章	背 影	(165)
第七十八章	风中守望	(172)
第七十九章	分队风	(178)
第八十章	昨夜星辰	(188)
第八十一章	故乡的呼唤	(197)

第六十一章 大闹乡政府

姜曜很长时间才知姜文海死的事。家里谁也不敢给他报信，他是从乔永祯那里听到的。他苦心经营起来的铺子被公私合营了，他被选了个街道手工业联合社的副社长，乔永祯是社员，在铺子里站柜台。姜曜干了两年多说啥不干了。公私合营后，铺子都合在一起，你靠他，他靠你，来了顾客没人理，月月工资一个样，一个店铺两个人就足够了，却安置了五个人。姜曜说他天生就不会当领导，也不愿意和那些小市民一天叽叽喳喳的，非要辞职回乡。

他来到乔永祯的铺子里辞行。乔永祯续娶了汉延桥的一个寡妇，生了个女孩名叫乔玉莲。他们见到姜曜就亲热地说这说那。乔永祯说：“六叔，你说‘大跃进’到底死了多少人？我进一刀烧纸卖完了，进一刀烧纸卖完了，农村的人都涌到城里买烧纸！”

姜曜说：“身体不好，又吃不上，还干那么重的营生……”

“噢！我咋忘了问你！”乔永祯突然说，“那天你们县来了个买烧纸的，说小东方有个队长，他弟是乡长，到山上慰问大炼钢铁人员，咋就那么巧，偏碰上小高炉爆炸，把他大哥打死了。听说那座小高炉是县上几个不懂行的干部砌的，还没通过检查他们就点了火，反打死了一个烧红砖的队长！”姜曜听后，如雷轰顶。他“啊哟啊哟”地叹着气说：“一定是大彘子！一定是大彘子！难怪三彘子、四彘子至今没有信，原来他们都瞒着我一个人！”他出了门，觉得两眼直冒金花，天旋地转，浑身发颤。乔永祯撵到双城门洞，他推着自行车说：“六叔，我送你你！”姜曜摆手说：“铺子里没人，你忙你的。我老了，死活都一样！”他踉踉跄跄朝小东方走去。

庄子里又贴满了标语口号，什么“让荒山变成果园”、“让碱滩变成良田”、“大战苦战，挑灯夜战”、“插红旗拔白旗”、“超英赶美”等等，条条都十分引人注目，像一股红色旋风，刮得姜曜眼花缭乱。

庄子里的人见姜曜回来，都不敢朝气头上撞。张氏迎到村头把他牵回来，进屋就呼天怨地的说：“你说说么，文海死了，山丹就哭得活不成啦！撇下一大伙娃娃，叫她寡妇失业的咋过呢么！”

姜曜“啊”了一声就吐了一口血。他痛哭流涕地问：“三朶子、四朶子，到底有信没有？”

张氏说：“上回我进城，不是把信给了你，还有像片！这么多日子，再没见来信。有人说他俩找了朝鲜姑娘，在三八线上安家落了户。有人说，到鸭绿江给龙王招了女婿。我问老二家，她一声不吭……”

姜曜号啕大哭道：“完了！完了！三朶子、四朶子也完了！”他疯了似的扑到山坡上，姜文海的坟头已长出了青青小草。他哭得死去活来，姜文晏来劝，他抱住姜文晏哭岔了气。

人都不敢来劝，朱葵花来劝，他指着她哭骂道：“旧社会，他们兄弟四个还活了过来。都新社会了，咋就闪眼间少了三个？你养儿子图名，别都是墙窟窿里头憋出来的……”

朱葵花只流泪，不说话。

姜岚拾粪路过劝道：“老六，你冷静点。抗美援朝、大炼钢铁，死的人多，又不是一个两个……”

姜曜朝他吼道：“你滚！你戴了个安全帽，门都不出，说话轻巧！”他骂完又吐了一口血。

张鸡换已蹦蹦跳跳上小学了，他见姜曜趴着，双手抠着地哭，跑过去叫了几声“六爷爷”，见他不起来，也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姜曜见张鸡换来了，朝山坡上杂乱无序的坟地瞥了一眼，急忙拉了张鸡换就走。出了坟地，他又吐了一口血，用袖子揩揩嘴唇，跌跌撞撞朝乡里走。

朱葵花拉住张鸡换，眼望着姜曜朝乡里走了。

姜曜和朱葵花母子大闹，不只一回二回了。村小学原在两间黑屋里，地上用堡垃砌着泥凳，用炕面子裱着泥台，后来上学的儿童多了，就搬到保安寺。保安寺里还有几排东倒西歪的泥神，娃娃们都抢着朝中间坐，怕挨着两边面目古怪的泥神，怕瞧墙上千奇百怪的彩画。一天正上课，一只一尺多长的大老鼠从泥神后面蹿出来，张鸡换高叫一声“老鼠！”教室里顿时混乱起来，同桌的倒毛子吓得立马翻白眼仁子。四胖子扑到教室里，她揪住倒毛子后脑梢的小辫叫了半天，才把他叫过来了，她先骂张鸡换：“老鼠在哪里？

你惊公害婆的!”又骂余树春:“他们胡闹,你当老师是干啥的?”她手里拿着把刀,“咚”的一声砍掉了桌拐子,叫道:“你们谁再吓我家倒毛子,我一刀把谁的头砍掉!”朱守业见四胖子又到学校里摆母猪阵,叫朱进带民兵,把保安寺里的泥神全搬出去当肥料,又把四周墙上神神鬼鬼的彩画用白石灰抹了。搬泥神时才发现他们的肚子成了老鼠窝,大老鼠都被打死了,在院里堆了一堆。

第二天早上娃娃们来上课,发现保安寺门前有一块形状怪异的大石头,把地皮砸了有三尺多深的大坑。张新海的妈屠氏来了,她神神叨叨说,皇天降物,以示下民。石头上路路道道的花纹像本无字天书,谁也看不懂,她却能看懂,嘴里还咕咕叽叽地念。她先围着大石头左转三圈右转三圈,又跪下来升表拈香叩头,说朱守业派民兵砸了三霄娘娘,撞犯了神灵,老天扔下块大石头是警告。她说完又朝海子湖边跑,叫道:“你们瞧嘛,湖水由白变红,阿弥陀佛!不好了!三霄娘娘显了灵!”

时值七月流火,天气闷热,湖里的金尾鲫鱼、红甲黄鳍鲤鱼,还有鳖、蚌等都浮上水面,这叫鱼浮头,远远望着红色一片。四里八乡的巫婆神汉像闪电般的来了,他们又操起旧家当在保安寺前、海子湖畔手舞足蹈。有跳大神的,有举着三星刀劈鬼的,有放生献生的,有求神水的。多长时间没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,席卷而来。县委宣传部、宗教局、文化馆、教育局的领导都来了,他们用了几天时间才赶散了这里的人,没收了巫婆神汉的法器。保安寺门前的大陨石被上面拉走了,张新海带民兵把保安寺拆了,他说:“都是保安寺惹的事!”

姜曜从城里回来见保安寺拆了,像掘了他家的祖坟似的。他先把朱守业骂了一顿,说他们办农业社把老百姓的心搞乱了,还说牛鬼蛇神翻了天,驴乏了怨轴棍,脚大了怨后跟。他又到五夷堡骂张新海,说张新海和他妈是胖婆姨骑瘦驴——一肥搭一瘦,恰如其分,两个人配神了,母子俩双簧演绝了,“……就那么个灯影子脑袋,好好摇吧,好好晃吧!你妈搞牛鬼蛇神,堡子里没有镇雷台?单跑到保安寺显溢!”他没找到姜文旗,就扑到海子湖边朝朱葵花嚷:“你整天和她老姊妹长老姊妹短的,她是你哪门子的老姊妹?她是啥人你不知道?秦大财主的使唤丫头,为啥跟上个长工小张三来五夷堡落户?小张三是咋死的?她为啥一尻子坐在曹大鬼、曹二鬼家里不走?你要是盼着儿子还能干点事,就和那个傻婊子儿一刀两断。要不然,你瞧着,他

们母子的路，就是你们母子的路！”

姜曜骂完立马到县里告状去了，他说屠氏又在镇雷台搞封建迷信活动。县委派县公安中队把镇雷台也拆了，把屠氏批斗了几场，给了张新海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姜曜把朱葵花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朱葵花闭口无言。她实际上心里明白屠氏为啥这样做，姜曜为啥非要闹着把镇雷台也拆了。原来屠氏认为姜文旗的官越当越大，是因为保安寺保着；张新海的官老升不上去，是因为镇雷台低保安寺高，保安寺把镇雷台压住了。

在张鸡换儿时的记忆中，父亲的胆子咋就那么大！他拿着一张小东方水系图在弯子渠头、老茆坟地转了一天，把县水电局规划组的人叫了来，又是楔桩又是拉线，原来他要平掉老茆坟地。按规划，弯子渠要加宽两米加深一米，渠身一线拉直，渠梢要延伸到五夷堡的白碱湖。这样一来，不但满足了小东方西部农田和西部防沙林的用水，白碱湖那儿还能淤澄出几百亩好田。

开工这天，县上、乡里都来了人，工地上隔不远就有一面呼啦啦飘扬的红旗，青壮年男女劳力全集中在这里。小东方的业余剧团也在这里演出，咚咚锵锵的锣鼓声，说说笑笑的喧闹声，摆了一里多长。弯子渠下段原是个“丫”字形，当渠开到这里，大家才明白“1”字上面出了两个叉，是因为这里是上下庄子的老茆坟地。时值清明，三座高高的大坟头上压着白纸，密密麻麻的坟头上黑纸灰滚动，地上扔着撕碎了的油饼、粉丝和红红的猪肉片子。新扩挖的弯子渠，要冲过方圆近百亩的老茆坟地。

上庄子姜岚等辈分高的人都不敢出面，下庄子姜曜带着姜旺、姜岩、姜昀等老头子挡在渠头，他们把老茆坟地楔的桩、拉的线全拔掉扔了。有的坐着，有的躺着，有的趴着，指指点点，不停咒骂，骂得恶狠狠的，咒得血淋淋的。只听姜曜骂道：“古人说，千载之冢，不动一抔……”

艳阳西斜，工地上的人千万只眼睛都瞪着姜文旗。只见姜文旗蹲在姜曜跟前卷烟，他用手指一搓一折一捏地卷好了，“喇啦”一声划着火柴，浓浓地吸了一口，又吸了一口，两眼巴巴地瞪着姜曜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六爹，你老不能挡！乡里决定，从今往后不管谁死了都要朝山上埋，不能再占农田啦……”

姜曜“呼哧”一声扑起来，指头指到姜文旗的眼窝里骂道：“啊哟，我们老姜家出过进士、举人、秀才，出过提刑、参将、将军、知县，人老多少

辈子，谁见出了个掘祖坟的？”

姜文旗说：“六爹，你老一贯是个明理的人。现在小东方各堡寨的人比原来不知增加了多少倍，田还是这点田。如果每个家族的祖坟都不让掘，死人、活人争地，乡里就无法通路，无法开沟挖渠，无法大搞农田水利……”

姜曜撒泼打滚地骂道：“你老子今天把我捏死！你这个不敬祖宗的东西！”

姜文旗说：“敬祖宗，山上有花有树，那么阴凉干丝，为啥不给祖宗规划个家园？山下水位高，挖两锹深就出水，还把祖宗一个个硬朝水里泡？”

姜曜的脸都紫了，他叫道：“你老子不怕红砖爷爷揪你的头，你挖！我今天就看着你挖！”他爬到一个深坑里，把坑沿的土朝下刨，还喊儿子：“文瑞、文祥！快来把我活埋了，叫他们掘！”

姜文旗说：“敬祖宗，是要继承祖上的优良美德！《祖训》上说，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。治沙治水，兴族安邦。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我想我这么做，红砖爷爷和姜波、姜涛两位老祖宗不但不会怪罪我，反而会支持我！”

姜文瑞、姜文祥兄弟见姜曜刨土自己埋自己，急忙跑来把姜曜从坑里提出来，他俩和几个民兵硬把姜曜连牵带架地擡走了。

一伙民兵跑来把其余几个老头子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抬走了。姜曜不住嘴地骂：“……哼！我是老顽固，你们进门就哼《刘三做饭》，出门喊《兰花花》，天黑学《小二黑结婚》，早上裤子套在尻子上就跳《兄妹开荒》，每天晚夕唱《半夜鸡叫》，咋教育得那么好？”他把抬他的几个人脸也抓烂了，衣裳也撕破了，还用嘴咬他们。他们把姜曜抬到家里，姜曜又扑了出来。

张氏把他硬拉进门，按在炕上劝道：“乡长不平祖坟，各堡寨的祖坟都不叫平嘛，人家咋进行规划？算啦，算啦，怨你们姜家出了个乡长，有啥法子！”

姜曜又扑到工地，他见老莹坟地人头攒动，灰飞土扬，急得口吐白沫，跳蹦子乱骂：“坏天良的，没有红砖爷爷，哪有你们！都欺负到祖宗头上了！天打五雷轰的！”工地身强力壮的民兵堵了一道墙，他根本冲不进去，就碰头撒死。朱葵花来劝，他越骂开了：“你光荣啊，养了个掘祖坟的儿子！你们母子就住在海子湖边，罢进庄子，我们庄子没他这个人！”

掘红砖爷爷大坟时，他们发现坟的前方有块石碑，碑上“小东方”三个

大字下有两行小字，一行是西夏文字，他们谁也认不得，一行篆字是：大白上国乾定四年蒲月李颯题。

小东方的保安寺从此没有了，上下庄子的老茆坟地从此也消失了。姜曜深知上下庄子和各堡寨的老年人会咋漫骂，会咋诅咒，他出门恨不得把两只耳朵捂住。谁知他胸中的恶气还没平，姜文海又出了事！不是大炼钢铁定的是姜文晏吗，姜文海咋去了？抗美援朝定的是姜文河，咋后来姜文清也去了？姜曜越想越气，他一进乡政府大门，就咬牙叫道：“五朶子呢，五朶子呢？”

乡文书梁喜听着声音不对，急忙跑出来。乡里常开烈属座谈会，他认识姜曜，知道他三哥、四哥是革命烈士，就赔脸儿笑道：“六叔，是来找姜乡长的吧？你看他们前没背篋、叉子，下队了！先来我屋里喝口水……”

姜曜骂道：“还当啥乡长，叫他回，罢了，谁稀罕他当！他越当，我们就越成了臭狗屎！”他“咚”的一声踏开姜文旗的门，进去就满桌子翻，各柜子找。

梁喜问：“你找啥？你找啥？”他一声不吭，把报纸、文件扔了一地。他见一个抽屉锁着，就几下砸开，从里面把姜文河、姜文清的烈士证件、立功勋章、笔记书信都拉出来，坐在地上“三娃子呀！羊换呀！”哭叫起来。梁喜这才知道姜文旗把这些东西扣着，没送回去。

姜曜双手抚摸着姜文河、姜文清的照片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他哭昏过去，梁喜叫来医生给他看病，他又醒过来，还是哭骂。几个人把他抬到炕上，他直挺挺躺着，嘴里“三娃子哟！羊换哟！”地呼唤着他俩的小名字，又昏过去。医生给他量血压，他把红十字药包儿朝门外扔了，骂得谁都不敢靠近。附近的社员都围了来，有在姜曜跟前凑火的，有在乡领导跟前借机献殷勤的，有两头使劲唯恐事闹不大的，有隔岸观火看笑话的。

乡党委书记杨遇春来了。他说民国末年他和姜文旗关在一个牢里，那时他就和姜文旗说好了，两人要能活着出去，一定合起来好好大干一场。他见姜曜听着没吭声，又给他讲抗美援朝的形势，谁知说了几句，姜曜就朝他喊起来：“不是先前定的一个人吗？咋两个人齐齐去了？你们当初定兵，算不算数？你叫武装干事来，我问他！”

武装干事王玉山来了，他说：“是定的姜文河一个人。但姜文清非闹着

也要上前线嘛！后来说，叫他们兄弟俩走，好有个互相照看……”

姜曜嚷道：“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为了保住这四个娃娃，我大哥大嫂把命都丢了，死得那个惨哟！旧社会兵荒马乱的，他们四个没少。新社会，兄弟四个反剩下一个。你们说，咋叫人想得通？”

杨遇春又给姜曜讲“大跃进”的形势。他还没说上两句，姜曜又嚷开了：“谁反对三面红旗啦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！你们帽子满天飞，棍子遍地打，扣到我的头上了，打到我的身上了！你不是庄户人出身？土地深翻八尺深，阴土都翻上来，阳土都压下去，咋能长庄稼？解放初，大茆子种的田，就亩产600斤。多少年了，你们还喊盐碱滩上夺高产，粮食亩产过黄河、跨长江、越秦岭，倒缩乎了，还一天屎尻子拧的……”

姜文旗听说姜曜来乡政府闹，风尘仆仆赶来。

四周群众朝他投来的目光，使他的心情像背上背的粪背篋一样沉重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姜文旗总拿出钥匙，打开抽屉，拿出姜文河、姜文清的遗物看一会儿。他总专心致志地看两本厚厚的线装练习本。这是他俩平时识字、学习的记录。黑色、蓝色、红色的笔迹写得一笔一画，上面有算术题、练兵规则、训练方法等等，密密麻麻的。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俩的音容笑貌，喜怒哀乐。他仿佛置身于龙腾虎跃的军营、万马嘶鸣的战场。仿佛听到朔风尽头，遥远的天边，高高的唐徕渠塋上，又唱起了《光棍歌》。歌声似急风暴雨，如哨鸽翔风，那啊呀、哎哟的长音，无限制地拖着。如天边伸来的手，揪他的心。

杨遇春见姜文旗进了乡政府大院，急忙迎了出来，把他的粪背篋和粪叉扔了，一把拉到自己办公室说：“先来！先来！你六爹正在气头上，先罢进去！”

姜文旗说：“这场骂，早迟都是要挨的。叫他骂骂，出出气，也好！”

姜曜见屋里屋外劝他的人都静下来，知道姜文旗来了。他“呼哧”一声翻起来，扑到门口骂道：“噢哟，我当是哪里要饭的讨吃来了！别家国民党的保长，一年还发两套制服呢！你们一帮讨吃头儿，带了一大堆讨吃！”他指姜文旗那顶接雨挡晒，由黄变黑的草帽，指着 he 勒的烂腰带，指着炕上可怜巴巴的一卷被子，指着磨得发光的背篋、粪叉，骂了一大堆“讨吃”，还边骂边质问：“我问你，他们弟兄俩上面定了一个兵，为啥俩人都跑到朝鲜？大茆子不是当着队长吗，咋派到山上大炼钢铁？再的队长都留在家里，为啥

单派他去？人老实了，就谁都想捏呢！他们兄弟跟着你干事，就成了老令公的兵——越带越少了！我看你那个烂松官罢当了，快滚上回，越早越好，痒狗缠了个肉架子——早迟免不了一砍刀！兄兄弟弟连庄子里的人，都跟着你白受气不说，还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！”他骂一句，问一句，朝前扑一步，指头都指到姜文旗的眼窝里了。干部们把他拉住，他把姜文旗的铺盖卷朝门外扔了，又躺在炕席上骂。说姜文旗不回，他就不回。他就这么，在乡里住着闹。

这天，乡里召开庆祝东方红人民公社成立大会，杨遇春怕姜曜闹事，又进来苦口婆心低三下四地劝。他说三个乡合并为东方红人民公社，他是党委书记，姜文旗是社长，管着全公社的事，担子很重。姜曜还没听完又朝他嚷：“你望着他们兄弟的油还没榨干，再榨嘛！你望着他们兄弟的血还没流尽，再流嘛！你们争着当先进，叫他们兄弟当替罪羊！”

公社大院里支起了戏台，正在上演小东方业余剧团排练的秦腔眉户大联唱《风展红旗》，只听男女演员们高声吼道：

单干好比独木桥，走一步来摇三摇，合作社好比石板桥，风吹雨打不动摇，人民公社是金桥，通向共产主义路一条……

《数花》的曲调奏响，竹板打起，唱白相间。戏台上花束彩带飞舞，眼花缭乱，工农商学兵形象生动，鼓舞人心：

总路线放光芒，人民公社亮堂堂。全县实现公社化，社员个个喜洋洋。敲锣打鼓放鞭炮，抬上“决心”进会场。人人表达自己的心，加入公社齐欢唱。人民公社好处多，社员人多力量强。托儿所、大食堂，各个社队都办上。妇女拖累再不愁，妇女劳力大解放。工农各业齐发展，人民生活大变样。建设速度大进展，一天等于二十年。永远跟着共产党，幸福生活乐无边。

几个民兵门里门外把着，不让姜曜出来。铿锵悠长的秦腔排子曲，把姜曜的哭骂声压住了，这里静悄悄的。几个民兵看不上戏，蹲在门口，你一句他一句，小声议论：

“谁的人谁心疼，兄弟四个，三个没了，他咋不闹！”

“抗美援朝死的人多。我昨天听王玉山说，全县已认定七十多名抗美援朝烈士，还有一部分人查不出来，先按失踪对待！”

“我那天到县人武部集训，听王部长说，毛主席的大儿子也在朝鲜战场牺牲

“唉！五夷堡有个模范烈属叫白连升，他的大儿子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了，又把二儿子送去当兵。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，他又把三儿子送到西藏当兵……”

姜曜听到这里，猛地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再一滴泪也没有了。他望着姜文河、姜文清的烈士遗物呆呆坐着。坐着坐着， he 就把烈士遗物一件一件拾起来，用袖子揩净上面的灰尘，一件一件装进包里。他抱着个包出了门，朝戏台上那些正在一腿弓，一腿蹬，双手向上，两眼向上的演员们瞪了一眼，冷笑两声，又朝台下一溜干部狠狠吐了两口，骂道：“一天十个指头蛋子都磨没了，连个屎肚子都混不饱，还穷乐和呢！”他骂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姜曜家的前院后院栽着果树、葡萄树，种着瓜、蓖麻、蚕豆、葵花，把住房遮得阴凉凉的。他家的院门老关着，人不喊不开门。放学了，张鸡换伸着脖子，透过墙头斜三横四的葡萄蔓儿、瓜秧条儿朝里瞪。姜曜又戴了老花镜，蹲在墙根下看书。他老看《西游记》和《杨家将》，那两本线装书都发黄了，他还边看边点头，有时还忍不住大声念几句：“只见大圣‘咚’的一声，跳到妖怪面前，高叫道，你孙爷爷来了！”有时又合了书，一个人唱：“我杨家，为国家忠心赤胆……”

姜曜看着书，猛听到墙外有动静，就出来把张鸡换拉到院里说：“来了咋不言传？快进来！快进来！”他揪来一堆酸葡萄、绿果子说：“你看能不能吃？再过半月，你来就熟啦！”

张鸡换问：“六爷爷，你咋看书老点头？”

姜曜笑道：“我就看的是点头的书嘛！”

张鸡换歪着脑袋瞪，这是本竖排字的书，当然要点着头上下看。他递上识字课本，姜曜只瞟了一眼，就摇着头说：“你看的是摇头的书！”张鸡换笑了，识字课本是横排字的书，当然要摇着头从左向右看。张鸡换说他今天又上了新课，给姜曜背道：“房前屋后，种瓜种豆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！”姜

曜眼泪都笑出来了，说：“念得好！念得好！”他指着房前屋后说：“可不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！”他说到“得豆”两个字时，神情渐渐地变了，脸上凄凉凉的。半天才拍拍膝盖上的《杨家将》说：“保国的忠良无下场啊！认真认真，结果伤心！”张鸡换不明白他的话，见他脸色越来越阴沉，就告辞走了。

姜曜死的那天，张鸡换不知来了多少次。他别的没对张鸡换说，老嘱咐张鸡换罢和四胖子家的倒毛子在一块儿玩。

院里静悄悄的，墙根下不见姜曜看书，更听不见他拖着长音的念书声，也没有人来给他开院门。朱葵花拉着张鸡换来看他，他已经好几天水米不进了。他攥住张鸡换的手不放，眼泪从眼角直流到枕头上。他老是侧身睡觉，头把左右耳朵都压烂了，只得仰面朝天躺着。他一辈子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恋官场不恋田，熙熙攘攘羨商贾，两手空空返家园。

庄子里外一拨子一拨子人来看他。他见有的人进来，就把眼睛睁开。见有的人进来，就把眼睛闭上。他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，像是在静听黄河的波涛声，天空中的鸽哨声。唐徕渠塋上的《光棍歌》常在他耳边萦绕，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”的旋律老在脑子里铿锵作响。他见谁来都不说话，只朝张鸡换说了一句：“大了，不要在官场上混，干啥不好？”他就这么躺着，老不闭眼。那愤恨、忧伤的眼神老在屋里搜寻着，看来的人后面还有没有一个人。他是他们兄弟六个中走的最难心的一个，他知道他这一走，就只撂下一伙“文”字辈的人。别人他再不担心，他只担心一个人。当院里传来轻快急促的脚步声时，他知道这个人来了。他的喉咙“咯吱”响了一下，脸面顿时发出红光。当姜文旗站在他面前时，他的眼睛闭上了，两行泪水从眼角流下来泡湿了枕头。无论姜文旗怎么叫他，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。

第六十二章 逼儿辞职

朱葵花拉着张鸡换来到公社大院。

全县已开始整社。朱葵花一进公社大门，见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，“啊哟”一声就跌倒了。她叫道：“张鸡换，你快瞧瞧，谁又给你爹无窟窿生蛆呢！”

张鸡换跑过去仰着脑袋瞧，有的是成立人民公社前就贴的，有的是后来贴的，有的是整社贴的，新的擦旧的，大的擦小的，有干纸巴子，有湿纸糍子。

整社时陶家子弟给姜文旗贴大字报，陶大的婆姨郭氏知道后，把他们骂了一顿，她说：“千朝古代，见过站在大街上骂人的，谁见过写在墙上骂人的？谁有意见提嘛！谁告状四大衙门开着呢么。动不动就贴大字报，真的假的都朝上写，连破鞋、嫖头也朝上写，这不是辱骂人么，这么臊他们的毛，他们还干不干了？叫你们干上，还不如他们呢。你眊眊，三贴两贴，都贴到你们小姑爹的头上了！你们陶家，祖祖辈辈都是手心手背，狼心狗肺！是骆驼的求，用得着了到了后头，用不着了到了前头！”她夜里到公社撕大字报，被值班民兵抓住，戴了个坏分子帽子，从那以后再谁也不敢动大字报。

张鸡换仰着脑袋看，最上面，是给张新海贴的大字报《请你交代是与非》：

张新海腿子勤，队上工作乱得很。大队开会再找他，不到城里就在家。三四队工作有问题，豌豆霉损一千多。一千多还不算，秋后又霉四百三。折猪入社他宣传，他的小猪五十三。为啥要把猪宰杀，偷尖取巧吃了它。今年三月粮食紧，调剂吃粮为群众。张新海真不错，瞒下产量一千多。公社召开干部会，调剂吃粮真是对。这个消息他又漏，他家的粮食藏在柴里头。还说没粮吃山芋，三队的社员不满意。他弟是队长会计员，私自留羊当了先。听说羊只要入社，好羊又吃又卖钱。又把乏羊往社里赶，投机的事他占全。这些事情对不对，请你交代是与非。

下面是给张新业贴的大字报《这样执行政策行吗?》:

张队长,你要听,党的政策执行不认真。增购任务下到队,你暮气有余不分配。住队干部提出要布置,你说公粮种子搞完再研究。资本主义思想很严重,听见折猪带头杀猪也是你。社员杀猪队干来反映,你说不够百斤杀了也能行。一言出去非小可,两天就杀十五个。这些问题要检查,找出问题的根源在哪里。

下面是给朱守业贴的大字报《右倾保守要打掉》:

别队积肥闹翻天,你队却是很安然。别队地垒几百个,你队垒了一百三。小麦立冬才打完,霉坏粮食一千三。深翻土地两锹盖三锹,好像牛郎搭天桥。别队粮食任务齐争先,你队总是落后面。

下面是给李光明贴的大字报《媒婆婆干部》:

包队干部李光明,游手好闲不务正。谁家的丫头到年龄,到处打听要配人。给了这家给那家,嘴上吃得油,手里有钱花。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,他说不干工作威信高,多吃馍馍身体好。

左边是给公社放映员贴的大字报《看影子不见影子》:

放映员张得全,白天晚夕不见面。骑上车子耍洋气,还说重复的片子没人看。吃饭不在公社吃,农场的食堂你跑得欢。排子阔气你占全,二毛皮衣买两件。

右边是公社干部贴的《大字报好》:

大字报,大字报,又像星星又像炮。千言万语对党说,角角落落都贴到。

今天可能上面又要来人，只见几个公社干部忙着朝墙上贴标语口号。朱葵花见张鸡换结结巴巴看了半天，还没把大字报看完，从地上翻起来叫道：“都给谁写的？有没有给你爹贴的？”张鸡换说是给小东方干部贴的，朱葵花叹道：“给他们贴的，也是给你爹贴的嘛！是说你爹社长没当好！”

公社文书梁喜知道今天开会县上来人，就急着使朱葵花快走，说：“二奶奶，你老咋又拖儿带女的来啦？上回你挡了县委郭书记的车，姜社长就挨了批评……”

朱葵花说：“我不叫儿子当干部，也犯了法？”

梁喜说：“他和公社组监干事，到五夷堡整顿领导班子去啦！你快回去吧！”朱葵花这才明白，原来近日杨遇春又到小东方选大队书记，他宣布了张新海是支部书记人选，谁知一半多党员投了弃权票。

五夷堡又来了一帮青年农民，他们手脚麻利，一下子就把正面墙上最显眼的位置占了，人都围过来瞧，原来他们贴的是《张新海勒马回头》：

张新海快清醒，不交代是不行。低下头想一阵，过去自己啥出身。贫农流浪当长工，解放后翻身入党当主任。为啥你要打击报复人，你现在家族思想很严重。自私自利占上风，社员们揭发你不听。事实摆在你面前还不承认，滑头滑脑想往过混。对你的错误要挖根，才能治好你的病。希你深刻作检讨，回头是岸才是你路一条。

朱葵花还没听张鸡换念完，就一屁股坐在公社大门口不走了。

朱葵花挡县委书记的车，都有好几回了。上回她挡县委书记的车，是因为上面派人来纠正“一平二调”的事。本来这个生产队春耕大忙缺牲口，哪个生产队赶几头牲口支援一下，这个大队施工缺石料，哪个大队有石料给支援几车，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，互相支援互相帮助，无可非议。但后来“共产风”越刮越大，所谓的支援帮助没完没了，步步升级。最后连劳力、种子、肥料、钱物也互相调剂。结果把富队拖穷了，穷队更穷了，农民到处告状。

朱葵花拉着张鸡换刚出门，姜雪花就跑来，她嘴拗得尖溜溜地说：“奶奶，我们四胖子婶婶说，各堡寨的人合起来斗我爹呢！我们二姐姐都去啦，你咋还不去？”朱葵花就背着张鸡换去了。

县委在五夷堡召开纠正“一平二调”现场会，姜文旗先在会上作检讨，他